



河流與家

醫學系五年級 李宇洋

夜晚甚是喧囂，車站外熟悉的招牌亮的晃眼，我坐在車站的長板凳上想到，從小時候搭火車到現在離家念書，快二十年了。小時候又可曾煩惱、抗拒搭火車這件事，火車對小朋友來說就像是一件特大的玩具一般，特有魅力，而現在搭上火車似乎總是離家的時候，火車來了，人該走了。

今晚，晚上十點的火車再次誤點，月台上的跑馬燈反覆跑著訊息，無奈的人群只能等待，離鄉的人、回家的人、流浪的人，他們看著手機、看著跑馬燈、看著今晚的月亮，然後再次回到自己紛擾的世界，戴起了耳機、講起了電話、或是依舊低頭看著手中的方盒子。「車子，怎麼還不來？」十分鐘過了，晚風略冷，我看看時間，望著月亮想著：誤點的時間是否是為了讓離家的人多一點時間，好跟家鄉道別？

望向軌道的那方，耀眼的燈光從遠處照來，震動的空氣、沉重的聲響，火車的呢喃如旅人的心跳，從激烈到平穩、然後緊張，緊張的等著車門開啟。人們散亂的在月台上排隊著，而車廂亮起了紅燈。門開了，人走了，然後又是新的一群零星的人們徐步走入。車廂外，指揮指示的站務人員比

劃著手勢、尖銳的哨音一聲劃過夜晚，門關了，只有月台上氣流擾亂，只有些微的油味殘留，只有那燈光，漸漸加速、加速經過了那站務人員的臉龐與些微揚起的馬尾。

風，正喧囂著呢。

內壢、桃園、鶯歌、山佳、南樹林、樹林、浮州、板橋、萬華、台北。普通車，九站，約莫四十五分鐘。小時候沒那麼多站，卻總覺得去台北的路上很久，四十五分鐘可以看看窗外風景、在車上玩個玩具、然後累了就睡著，似乎過了半天才抵達台北，在火車上便是旅遊。現在的四十五分鐘似乎流逝的快速，一則一則的訊息瀏覽而過，看了看朋友的動態、分享的照片，動了動手指滑個遊戲，火車便進了地下，台北就快到了。怎麼會這樣呢？是否這也是長大的一種證明，時間隨著年紀漸漸地縮短，轉眼間便是三年、再轉眼五年了。火車大概變快了吧，載著當時的小朋友到現在的青少年，時間漸漸地將這距離釀成了一種心情。

「下一站，山佳。」車廂的語音用四種語言說了一遍。我倚在車門側，看著那熟悉的窗景陷入黑夜。對我來說，鶯歌之後便是河流的開始，河岸是一段長長的腳踏車道、一柱一柱的路燈延續著、一盞一盞的光芒通往遠處，那裡可見通往對岸的大橋、可見繁華的城市，如同星星之火，燎向人們的生活之所、生命之處。「那裡是不是就是台北了？」偶時經過總會如此

想到，但始終沒有去確認過真正的答案，大概那對我來說也不是很重要吧，然而不時的，我又會望向那處，似乎總會在意著。一旁河流緩緩，無聲的存留在那，挽向樹林之後，便就看不見了，她往哪流去了？

河流啊，我一直不清楚這條河的名字，只依稀記得在這段旅程中，有一大段距離火車是跟著她跑的，而在浮州站設立之後，我才更多的注意到了這條河。當火車暫停在浮州車站，後方便是這條河流，她從桃園的石門水庫而下，急轉向北至大溪、到鶯歌、山佳、樹林，之後在浮洲附近與火車的路線交會，隨後便與新店溪匯聚成淡水河向往大海，一條名為大漢溪的河流，現在成了我的一個路標。

而現在，在鶯歌-山佳這段看去，漆黑的大漢溪便似過往的時間流逝而過的，流向何方，大概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吧。我想著，又回頭看向自己，「而我又將要流向何方？」看著窗中迷茫的倒影，不安與徬徨。我不知道，或是說不敢去知道，在這一剎那，感覺自己獨自的被這個世界給落下了。

「啊，別丟下我，帶著我走啊！」總感覺窗外的倒影是如此吶喊著。

樹林之後火車轉了一個大彎，匡噹匡噹的搖擺過了窗外的蘆葦，夜色外應該是枯綠的荒草色吧，但時間實在是晚了，只剩遠方的燈光如地上的星星繁爍。火車也就駛到了那一星星與河流的地方。

遠處的星星不會閃爍，但在這，大漢溪夜裡的波光，將那星子暈了開來。橫越的大漢溪就如同夜裡的畫布，而星子光線旋繞著是梵谷美麗的印象。火車便就駛過了、駛過了空洞的鐵橋，匡噹匡噹的停向浮州站。匡噹匡噹，就像夢一樣。

我看向窗外，每次一經過大漢溪總是莫名的惆悵，總覺得過了這個溪、這個河，便就到台北了、便就離開家了。河的兩岸一邊是溫暖與依賴、一邊是責任與成長，我默默的推了推眼鏡，如同為自己戴上了面具，是否這樣就能保護自己不受到外界的傷害，是否這樣就能再勇敢一點。我默默的推了推眼鏡，假裝成為了自己、成為一個二十幾歲的人應有的樣子。

「如果不再加油一點的話是不行的。」

「如果不再成長的快一些的話是不行的。」

「如果不再成熟點…如果不再可靠一些…如果不再多學一點…」

「如果…如果…」

我是否真的有那個能力，我是否真的有那競爭力。啊，因為害怕著所以才想帶上面具吧，為了不讓他人察覺自己比別人差；因為焦慮著所以才想帶上面具吧，為了讓別人看起來更有自信一些。但面具始終只是面具，我的手微微地顫抖著，一如我的內心也正微微發著顫。

「再努力一點吧…再加油一點吧…」

我再次的催眠我自己，打起氣來讓自己做的更好些，但疲憊感卻是消逝不去的亡靈，無法不去感受到那肩上的壓力與痠疼。

「為什麼呢？」有時總是如此的反問著自己，在台北的我，明明覺得很努力了，卻總感覺比不上別人；明明覺得唸了很多書，最後記得的似乎卻很少。到底應該怎麼辦才好，莫名的壓力壓在心頭，壓的難以喘息、壓的難以翻身，好想所幸就癱在宿舍的床上，什麼都不做、什麼都不想。

「啊，好累啊」但現實不會放過任何人的吧，時間也只是個不說話的過客，到頭還是得起身，刷牙洗臉梳洗，然後下樓買個冰冷的早餐—麵包與香精飲料。

生活在外地、計算著支出，似乎連想吃什麼都懶得想了，怠惰的我連味覺也漸漸怠惰了，生活成了索然的代辦事項。大概是因為麻木了吧，熱情似乎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樣，有個目標就能前進，真心待人也就能被人真心對待。外地的生活說實在的、會有多少真誠的關心？又有多少真心的朋友？一個人獨行在台北的我，一個不夠成熟的我，台北，不是我的家啊，到現在才真的能慢慢了解，家人的愛與付出是如何的可貴與無私、才了解小時候天真的語言與承諾是多麼的可愛。

不禁想起小學的時候，小學的我在作文上總喜歡寫到：「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了家門，撲鼻的香味便迎面而來…令人垂涎三尺，是媽媽可口的佳餚。」十年後的現在，我慢慢知道什麼叫拖著疲憊身子，但一下課就能吃上熱騰騰的飯菜，現在這句話便已變成了奢侈的願望，宿舍裡只有凌亂的圖書與換洗的衣物，外面的餐館盡是哄抬的價格與不盡油膩的食物。吃什麼呢？也懶得想了。

到了這裡我才知道了何謂想念的感覺，才開始想念在家的舒適、溫暖的被子、熱騰騰的晚餐與家人的陪伴。家，始終是我的依賴。我想一定是這樣的吧，因為我知道在那裡，會有著人等著我回家，有著熱騰騰的飯菜，「令人垂涎三尺，是媽媽可口的佳餚。」

火車過了浮州站、進了地下，黑漆漆的隧道內，自己的身影、表情清楚的映照在車窗。看似面無表情、十分鎮靜，但事實上仍十分動搖。我想，我可能還是想撒嬌吧，可能還是想要依賴吧，還不想長大的任性，面臨現實的壓力，想逃回家的心情成了現在的我的「鄉愁」。

學業，生活，二十歲後的將來。

我們究竟應該走的多快？人生的迷茫、生活的無助，走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山丘，回首一看才發現，啊，原來已經走了那麼遠了啊。實在很難想像，再過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又會是怎樣的心情、怎樣的光景？

長大，好難啊。

曾經的依靠是我們美好的回憶，從望著大人的背影到自己成為大人，不知不覺之中，便就這麼走來了，也便就這樣走去了。而愁呢？是我們的一種回憶，逝去無可重回的時光，我們懷念著、我們重溫著，但回去是不行的、回去是不可能的啊！二十幾歲的我想將現在這種心情當是個愁，或許可能別人會覺得好笑、嘲笑我仍只是個少年，不識愁滋味，但若說是初嘗愁的風味，又有何不可呢？

將這個愁說是害怕也好、軟弱也好，但這不也是人嗎？我的生活、我的領悟、我的面對，人生啊，翻了這個嶺、過了這個山，路便這麼走來了，十年多的求學日子是這樣，那以後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相信就算害怕過、軟弱過，可是只要擔著自己的擔子走過了路，那便是個勇敢的人，勇敢的生活著的我們，值得為自己的努力與活過來的日子喝采。

火車、月台、河流與橋，一邊是台北、一邊是家，人生的旅途漫漫，而少年正在遠行。